

## 福音普傳

\*\*\*\*\*

## 華人教會差傳意識與教育



## 龍維耐醫生

(龍維耐醫生為前任新加坡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院長，  
亦曾任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宣教士訓練主任，現任香港同路坊協調主任)

回顧過去廿年來華人教會對普世差傳的意識和參與，可以說已跨了三大步。

## 第一、

由完全無知到因信任而接納。我們夫婦就是那時踏上宣教之路的，當時多數北美華人教會從未聽過差傳，自然也未有參與。那時我們的西差會說：「你要去向認識你的教會分享異象。」我們從東岸到加州，探訪了以前認識的幾位長者、牧者，他們由於信任我，便鼓勵教會支持我的工作及答應代禱。那時候，支持我們的教會大都未懂得辦差傳年會；更從未聽過信心認獻或宣教小組等等。開頭幾年，我們夫婦祇是他們唯一派出的宣教士。一主日到了長島，宋牧師見我們來了，就臨時宣佈：「今天是我們第一屆差傳年會。」事就這樣成了！西差會常常寄來一大疊的推介文字，我說：「中國朋友還看不懂。」但他們照樣寄。這個時期華人教會的宣教教育大概就是零零碎碎，片面和間歇性的，回憶起來，倒十分有人情味。

## 第二、

到了八零年代，漸漸開始從各教會來信中知道，北美華人教會開始舉辦差傳年會，也有寫信來請我們寄些工場資料，差傳年刊也越來越認真編寫，圖文並茂，又有差傳主日學班，短宣等。當支持的宣教士名額增多了，一些英語聚會（年輕一代）更有板有眼地要求我每年填寫一次信仰規條、事工計劃等等由他們來審核一番，我覺得很有意思，反而老牧師向我致歉：「年青小子，不知分寸，你隨便填填好了！」（文化差異？代溝？）

## 第三、

隨著華人宣教士一個接一個上工場，牧者們一個接一個台上講宣教差傳，九零年代初已是大部份華人教會都至少知道差傳是甚麼，其重要性也已被肯定，只是參與有快、慢；多、寡；遠、近，之別而已。

## 行行出宣教士

正當傳統的長宣、專職植堂宣教方興未艾之際，世界政治來了個大轉彎。一夜間，東歐和前蘇聯有了傳福音的自由，南邊尼泊爾及中南半島有了新的突破，中亞一大片回教地區對宣教士保持不歡迎態度，卻十分歡迎外人過去協助他們發展社區、經濟。這現象加速了差派國正視帶職宣教士的訓練和工場分配，除了醫生、護士外，他們需要大量英語教師、農業水利專家、手工藝、商人等各類人材。上面所說的，這九零年代（第三步）應該是宣教總動員時期，無論你幹的是哪一行業，你都有機會被徵召上工場。香港有一對基督徒鎖匠夫婦就曾經帶上一大批鎖去泰北，替宣教士安裝門鎖。又有一位基督徒在一個關閉國家開設理髮美容的連鎖店……這不斷增加的出國創業機會往往讓基督徒深入福音未及之地，是傳統宣教士不被批准進入的。

但值得關注的是：許多帶職宣教士由於不需要教會經濟上支援，而且工場帶敏感性，不便公開，因此在代禱及牧養支援上往往被遺忘。另一方面，帶職宣教士多未受過神學院或宣教士訓練課程「全人的」(Holistic)、在聖經、靈命、個性、事奉等嚴格的操練，這批工人一旦身入虎穴，而為他們的代禱又比為全職的宣教士少，難怪傷亡率高。

面對著這種種多文化、多樣化的差傳角色，當前急務就是在華人教會廣泛地推動給要上前方的精兵及在後方推動差傳代禱的人，來個全面性差傳教育。

## 及時的差傳教育

### 一、差傳講座

一些華人教會已定期邀請差會或訓練中心舉辦講座。這類講座須顧及可能出前線的長、短、專、帶職宣教士，及在後方代禱、支持、推動差傳的全體信徒會眾，正像幾個要升空的太空人和地面上太空中心數十至數百控制塔技術人員同樣要接受嚴格的科技訓練一樣。教會可邀請資深宣教士講師前來用一週末或用四個星期，每週一晚上教導差傳實踐課，四次內容分配如：1. 舉目看天，2. 現今的機會、挑戰與策略，3. 裝備與訓練，4. 堂會後方差傳總動員。

### 二、儲備師資

談教育自然要想到師資，最理想當然是又有工場經驗、又能教導的老師，但今日教會可用教學相長或邊教邊學的方式，以二百人的教會，選定五至十人推行差傳教育，輪流送他們出去：1. 進修差傳密集訓練，2. 參加短宣隊，3. 個人前往某工場短宣一年，4. 搜集教材，編定課程。

### 三、宣教士訓練

除了對一般差傳課題的認識，準宣教士（長、短、專、帶）在以上第一項的訓練外，要有進入工場前 (Pre-field) 嚴格的訓練（有如太空人，要比其他太空中心技術人員接受更

多、更不同的訓練)。這應該是教會的栽培以後，及神學課程以後的宣教士訓練，是從生命、工場事工與生活、最新差傳知識與策略、和教會及差會密切配搭的嚴格模擬工場訓練。西方教會早已有這類訓練，第三世界差傳運動興起後，更看到多個宣教士訓練學院、或中心的成立。

#### 四、神學院的差傳課程

筆者誠懇地建議華人神學院把下列三科列為必修科：1. 差傳學導論，2. 差傳的聖經神學基礎，3. 普世差傳機會與策略，包括文化人類學及跨文化福音傳遞。今日許多華人教會還是 **Missionary absent-minded** (筆者覺得這幾個英文字很好用，也能表達筆者的意思)，主要是因為牧養這教會的牧者是 **Missionary absent-minded**，牧者為甚麼是 **Missionary absent-minded** 呢？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當時他們唸神學時神學院的課程是 **Missionary absent-minded**！與其說趕緊加設這三門為必修科是未雨綢繆，倒不如說是替今日華人差傳去「亡羊補牢」。

總結：面向公元二千，華人差傳進入蓬勃多樣化的總動員時期，教會要回應當前龐大的需要，立即加緊全面推行差傳教育，以致前線與後方連成一強大的夥伴網絡，與全世界各國信徒攜手合作，完成大使命。這應是今日我們的盼望，也是我們的禱告。

---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一期，2005。

(原載於《華傳路》第四期 1996年6月6日，作者及華傳香港辦事處授權轉載)